



前段时间在网上看到,有位老人总是在亲友群发一些自以为有用的链接,可群里的亲戚们各忙各的,没有人理会,这位玻璃心的老人气愤退群。我想到了老妈,她几乎每天都在亲友群里发链接,“活跃指数”相当高。她发的链接,多数情况也没人回应。不过她心态特好,照发不误。

前短时间,老妈发了一条颈椎保健操的视频,照样好几天没人理。谁知多少天后表妹忽然“艾特”老妈:“大姨,您前几天发的颈椎保健操真不错,我连着做了几天,感觉颈椎好多了……”这句话让老妈大受鼓舞,跟我说:“瞧见没,亲戚们不是不看我发的链接,是因为太忙了顾不上回复。”

后来老妈的转发热情高涨,有时一天就发好几条,大部分都是养生知识。表弟终于忍不住说:“大姨,您发的这些养

## 老妈是亲友群的快乐之源

生知识,很多都是假的,不科学的,不能盲目信这些东西。”老妈恍然:“看来网上的东西还得筛选一下,有些是糊弄人的。”我跟老妈建议:“您可以发点搞笑视频,给大家解解压。”

老妈觉得我这个建议好,立马采纳。她刷抖音看到什么搞笑的视频,立马转发到亲友群。那天她发的视频特别搞笑,两个表弟都回应了大笑的表情。老妈很开心,能给亲人们带来快乐,就是她最大的幸福。老妈发链接开始以搞笑视频为主。她刻意选一些跟年轻人有关的内容,为的是照顾到群里的晚辈们。渐渐的,她发的搞笑视频成了群里的快乐之源。

老妈还会自我拓展家人喜欢的内容。比如她把老相册翻出来,挑选有年头的照片,按我教的翻拍下来,放在群里与大家共情。老相册上面的照片有不少是几十年前照的,有的都成了老妈珍藏的“绝版”,别的亲戚家已经没有了。老妈把这些照片拍下来发到亲友群,群里沸腾了。“瞧这张全家福,咱们家的人都聚齐

了,上面好像没有大舅……”“大舅是拍照的,那年大舅借了同事的照相机,自己买了好多胶卷,给咱们拍了不少照片。”“对,有的照片我家原来也有,后来搬家给弄没了。还是大姨细心,把这些照片都珍藏着。”“小舅,快看你小时候,像个瘦猴。那时候你七八岁吧,哈哈……”“对,那年我8岁,现在38岁,一转眼过了30年了……”老妈发的老照片,让我们来了一波“回忆杀”,亲人们感慨万千。老妈最后总结说:“不管过多少年,咱们还是快乐一家人。”大家都表示同意。群里有了老妈,亲戚间的关系明显又近了不少。当然这跟老妈把群里每个人的诉求都放在心上也不无关系。有时某个亲戚需要拉票,把链接发到群里。见大家没动静,老妈会“艾特”所有人,把链接重新发一遍。直到群里出现“点赞啦”“投票啦”,老妈才会作罢。

老妈是“快乐一家人”群里年龄最大的长辈,大家尊敬她,喜欢她。而她每天为亲人们炮制快乐,自己也收获了满满的开心。王国梁

## 那碗汤

厨房的声音消失了。我关掉了电脑,已经到了凌晨一点。客厅里的小灯还亮着。灯下的饭桌上,照旧摆着母亲盛好的、冒着热气的番茄鸡蛋汤。

“给你留了汤。”母亲的声音从卧室门后传来,带着一点轻,也带着一点小心。我口头应了一声,但心思完全被文案构思缠住了,无法抽身。那碗汤,最终还是被我遗忘了。

母亲从卧室走了出来,看了看桌上那个没被动过的保温饭盒,嘴唇动了动,最后还是没说什么。她默默地端起那碗汤,转身进了厨房。

第二天傍晚,我在开会的时候,母亲发来短信:“汤已经热好了,回来吃吗?”我回复:“在开会,不回去了,我点了外卖。”发送前,我又加了个笑脸。好像这个笑脸能填平什么。屏幕暗了,我接着开会。我不知道,家里那碗热好的汤,正一点点点透,像被丢下的拥抱。

这样的事,成了我和母亲之间无声的拉扯。她总热着汤,我总发着外卖的图片。那些图片,像冰冷的牌子,标着我的忙。也隔开了我们。直到有一次,我看见她戴着老花镜,笨拙地划着手机屏幕,把我那些外卖的图片,一张张放大,看了很久。她的眼神空空的,像在认一种看不懂的字。那一刻,我喉咙像堵住了。

那个周末,我推掉所有事,回家陪她吃饭。推开门,一股淡淡的焦糊味。母亲站在厨房,对着冒泡的砂锅发愣,手里捏着块抹布。火还烧着,汤早熬干了,锅底焦黑。她回头看见我,眼神里闪过茫然无措,接着是更深的难为情。“我……我就想擦擦台子,擦着擦着就忘了……”她小声说着,手指绞着抹布。那眼神里的空和慌,像根冰冷的针,猛地扎向我。

后来,母亲被医生说是记性变差得厉害。她开始忘关水龙头,忘掉刚说的话,有时还会叫错我的名字。但只有煲汤没变。每天中午,不管我在不在,那碗汤都在桌上。只是里面的汤,有时淡得像水,有时咸得发苦——她记不住放多少盐了。

有一天深夜,我加班回去,家里很静。餐厅灯亮着,母亲趴在桌上睡着了,白发在灯下像层霜。桌子上放着一碗汤。我轻轻走过去,想拿开,她却醒了,嘴里模糊地说着:“……汤……热着……等你……”

我在她旁边坐下。那碗汤不知热了多少次,还有余温。我轻轻掀开盖在碗上的盘子,一股温热散出来。我拿起勺子,舀了一勺有点浑的汤,喝下去。太咸了,还有点糊味。可这又咸又苦的味道,一下子惊醒了我的麻木。眼泪毫无防备地掉进汤里。

原来她一直记着的,根本不是汤的味道。她记着的是灯下等儿子回家,汤凉了,热了又凉,把等待都熬进汤里。她笨笨地跟遗忘斗,跟时间斗,就为了守住“等儿子”这件事。

深夜的餐桌前,我捧起那碗汤,一口一口喝光了。那味道卡在喉咙,沉进心里,成了我往后日子再也化不开、也永远不想丢掉的东西。

白炽灯冷冷地照着空碗。明天,她大概又会把它装满,静静地等着,一遍遍加热那份盼望。就像我看过一个短视频:一个年轻人因为生活忙碌、社交频繁,错过了对父亲的陪伴,待他醒悟过来时,父亲已是白发苍苍,步履艰难。屏幕上的字格外醒目:“别让岁月做神偷,陪伴成遗憾。” 赵启民



在时光的长河中,生活的点滴如同璀璨的星辰,点缀着我们的日常。而我家,就有这样一颗特别的“星星”,那就是我上三年级的孙子。

平日里,接送孙子上学放学成了我生活中一项重要的“任务”。每天清晨,我早早地起床,准备好早餐,然后牵着孙子的小手,穿过清晨的街道,去往学校。

## 孙子“接”我放学

放学时,我更是早早地等候在学校的门口,眼巴巴地望着那一群欢快涌出的小身影,直到看到孙子才心里踏实欣慰。这份日常简单而又温情,就像一首悠扬的旋律,在我和孙子的生活中循环播放。

前不久,社区免费开办了一个老年美术班,每周六晚上7点到9点上课。这个消息对我来说,就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,激起了层层涟漪。我从小就对美术有着浓厚的兴趣,小时候常常在纸上胡乱涂鸦,梦想着有一天能画出属于自己的世界。如今,年纪一大把的我听说社区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,而且周六也不需要接送孙子上学,便毫不犹豫地报了班。

周六晚上,我怀着期待的心情来到了美术班。教室里充满了艺术气息,老姐妹们个个精神焕发,仿佛回到了青春岁月。然而,正当大家全情投入地学画时,窗外传来轰隆的雷声,紧接着,豆大的雨点噼里啪啦地砸下来。我一下子慌了神,出门太急,竟然忘了带伞。看着窗

外越下越大的雨,心里不免有些着急要怎么回家。

心不在焉地等到下课,我和姐妹们一同走出教室,雨还在哗哗地下着,没有丝毫要停的意思。大家正七嘴八舌地互相询问要怎么回时,我忽然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——是我的孙子。他手中拿着一把伞,正焦急地四处张望着,看到我出来,立刻小跑过来,把伞塞到我手里,然后自己又跑到另一边,帮我遮着雨。那一刻,我的心一下子被温暖填满了。

跟我一同学习的老姐妹们看到这一幕,纷纷给孙子点赞道:“平时每天都是你奶奶接你放学,今天却是你来接奶奶放学,真是懂事的孩子。”

我紧紧地拉着孙子的手,感受着他手心的温度,心里满是感动。

曾经我以为自己是孩子们的依靠,现在看来我们是彼此的依靠,有了他们的陪伴,相信我的晚年生活会一直温暖幸福下去。 苏应纯

## 母亲已走过葱茏岁月

她。而以前,她挑着大担的稻谷还能在窄田埂路上健走如飞。

从水果摊往家走,母亲告诉我,有回卖水果的女人怨她光看不买。她委屈地嘟囔:“我是想买的啊,不过动作慢一点……”我疼惜地瞥了她一眼,母亲曾经砍价是多么利落。

从前,母亲的记性好,包括亲戚们的生日。现在她走出小区就会迷路,幸好弟弟在她手机装了定位服务。她记忆力的下降更体现在吃药这事上。

吃了几十年的药,如今母亲连饭前饭后吃都分不清;有时刚吃过药,又到处找药瓶;怕忘了,就把药在手心攥着,甚至提前含在嘴里。记得我小时候,院子里的柚子结了多少个她都记得一清二楚。

弟弟一家忙于生计,我又远在老家。父亲住院倒不需要人照料,母亲吃药却成了问题。我就叫她拿出药,像她教小时的我认字一样,一遍遍耐心地让她记下。末了,还让她复述一遍。我问她:“记住了吗?”她不高兴地说:“我哪晓

不得,吃了那么多年的药了,我会记不到?”可她接下来还是会忘。

不过,说起几十年前的事,母亲却记得真切。谁养的母猪下的崽多啦,生我弟弟时,谁谁没去看望她啦,我小时有一次过水沟摔了一跤,起了个大包啦……

她只会接电话,不知道未接来电是怎么回事。她往往把手机无意中调成静音,有时我们打很多电话急得不行,她浑然不知。

而这些年,我总以忙为由,很少去看他们。自欺欺人地以为母亲还像年轻时一样能干、有活力。

原来在我不经意间,母亲已走过葱茏岁月,不复年轻时的生机。

现在我经常打电话叮嘱母亲吃药,和她拉家常,试图唤醒她逐渐沉睡的记忆。每次她接到我的电话,就高兴地喊着我的小名,声音传出的愉悦,让我感觉母亲依然年轻,如老枣树又发出了嫩芽;她的谈吐,思维依然那么敏捷,似乎岁月并没有走太远。 李红梅



前年父亲住院,要不是去看父亲,我竟没发现母亲会老得这么急。也才70岁的人,远远看去就像屋前的老枣树,被岁月剥蚀得日渐枯萎。

带母亲看过父亲后,我们坐摩的去菜市场。难得来弟弟家看父母,心里总过意不去。钻进市场一通采购,想在回去之前给他们做几顿好饭。怕母亲跟着累,就让她在菜市场门口等我——就像小时,我站在某个地方等她那样。我来不及货比三家,匆匆买好出来,见母亲正慌张地四处张望,直等我走到她身边招呼,才安下心来。

并肩往回走,我的步伐已经放慢很多,她还是经常被拉下,我不得不停下等